



知识



是



今天



李子白

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不知是今天

李子白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012号

新西部风采录

不知是今天

主 编：李若冰
作 者：李子白
责任校对：李锁成
封面设计：陈永鉴
出版发行者：陕西旅游出版社
(西安市长安路北段32号)
经 销 者：各地新华书店
承 印 者：西安市建明印务公司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印 张：14.625
字 数：约33万字
版 次：200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：1-6000
书 号：ISBN 7-5118-1522-5/G.394
定 价：20.80元



作者近照



易名三部曲及其他(代自序)

给自己的书写序,名之为自序,平生第一回。

从1985年发表第一首小诗算起,有十大几个年头。期间,总以为会拿出篇象样的东西。无奈,“运交华盖双”,时至今日,将20年间的习作有选择地收揽成集,不知是汗颜还是惭愧。

38岁是不是人生的中期,不愿殚精竭虑,劳心费神。倒想说说三易其名的经历。

当初,父母取名绥成,因我生于“天下名州”绥德,以示纪念;二者“绥”含安好意,系家父母祝余平生无迂回。“成”则随兄行辈。鬼使神差,小学时因了少不更事,翻开字典,易“绥”为“随”,误以为从此一切可以随心所欲,万事大吉。所以上高中时有“李自成随从”之谜语。岂知坎坷32载,历阅人间苍桑。94年春变“随”为“锁”,似乎可以理解为用了一点辩证法。因为随为锁之对,随成得之易,谈何珍惜?浅薄了一些;锁成为不成,成则顺其自然,何必求成心切!当然是少了一点幼稚,多了一些老成。没准那天还会

改“成”为“辰”，不是有人说名字仅仅是个代号吗！有人无所谓，有人挺在意。

无独有偶，以上仅是我的本名。我的笔名也有三易其名的经历。

李子白是我1991年夏取得笔名，一直沿用至今。此前还用过“咏华”、“方礲”之类单纯幼稚的名字，《李随成二三事》和《笔名记》中有所记述，不再赘说。当然，已发表的东西，除了最初的几篇用过李随成的本名，其余均用李子白这一笔名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不管谁提起绥成、随成、锁成，乃至子白，都一个人。

说实话，没打算靠写作养家糊口。人活一点精神，完全是种追求。因此有人向妻相询，又不是吃不上，受那罪何苦？西安有友知出书问，成了路遥又能如何？笑一面打个哈哈，早有人说“文学是愚人的事业”，我辩解不是多余吗？1991地区小报给我出专号时我写过一段话，引用于此也算种心迹的表露吧：

“面对一片构想的圣土，职业与窘境，婚姻与家庭似乎都可以省略，唯愿倾注感情的兰天流动洁白鸽子的哨音——

无论爱得多少深，不管恨得何其切，梦过的难曰超越，余梦企盼是条直线。”

文学的边缘化自有生活日益繁复脱离单一的原因，边缘化的文学从未进入生活的中心。尚武之年文学不边缘谁边缘？德化之时文学趋向中心势属必然。文学里可能融进所有的学问，但不就是所有的学问；反之，所有的学问里可能有文学的成份，但不就是文学。文学的独立性在于其对人性的彻意表达和对阅读者的潜移默化，无论什





么都难以取代文学的这一特征。

看过不少名人集子的自序，完全出于对全书梗概作粗浅了解，实质意义上的序是什么东西，平心说是混沌的。有种不成文的观念：即未请到名人写序，自个的东西便会掉份！也曾有好友劝谕，却不愿作此努力。我想，名家的作序，多是迫于人际不得已。所以名家作了序的东西未必就是上档次的。名家真有时间，主动地去写评论，真情实感的读后随笔，此时此刻的文章或许真还有点看头。否则，名家也便有了误导、诱读之嫌。求名家作序，不为难名家吗？！都市场经济了，我的集子该让他自生自灭——

今后的岁月里我会写出象样的东西。本书我会象生二胎一样珍惜。

铭记生命赋予苍桑的含义！

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日 谷轩

目 录

易名三部曲及其他(代自序).....(1)

小 说

- 狼后掌(1)
- 欢乐果(47)
- 公儿(86)
- 新世说三篇.....(106)
- 野渡.....(113)
- 我愿作一只面盆.....(118)
- 迷局.....(121)
- 家庭.....(127)
- 一场旷日持久泾渭分明的冠亚军之争.....(137)
- 困扰.....(139)
- 爷爷的青春祭.....(157)
- 苍茫时节.....(171)
- 高尔夫.....(184)
- 失去的灵性.....(196)
- 燕儿.....(211)
- 假日的黑色幽(216)
- 听门.....(220)
- 天平山下的葬礼(232)



- 风流女人·····(256)
 铁算·····(259)
 不知是今天·····(264)

散 文

- 三十知命·····(274)
 谷轩铭·····(277)
 名州千狮桥·····(280)
 童稚五章·····(283)
 祭父·····(287)
 吴三一郎先生·····(292)
 儿子的云·····(295)
 客居与怀乡·····(297)
 湘行散记·····(300)
 给“亡”人·····(306)
 人生十年祭·····(309)
 迟到的挽幛·····(312)
 警坛人物画·····(316)
 李随成二三事·····(328)
 笔名记·····(334)
 棋经·····(336)
 酒色财气·····(338)

杂 文

- 重提“为官一任”·····(347)



- 也说“望子成龙” (349)
- 被出卖的神圣 (351)
- 报刊订户喜忧谈 (354)
- 矫枉何尝不可过正 (356)
- 再给故土切切脉 (358)
- 给故土切切脉 (362)
- “降格”警卫不可取 (365)
- 雷风·探亲·没户口 (367)
- “牢骚”辨因 (369)
- “历史局限”与现代评论 (371)
- 委官与派差 (373)
- 热点问题“冷”处理 (375)
- 提拔先过纪检“关” (377)
- “奶奶”的误区 (379)
- 领、袖最可耻 (381)
- 围墙 (383)
- “犯罪价值”如是说 (385)
- 冒牌“警车”的忧思 (387)
- “见义勇为基金”落空感言 (389)
- 说“法” (391)
- 苦口良药与“糖衣” (393)
- “六十分万岁”的挽歌 (395)
- 儿童银行及其他 (397)
- “公仆”谈 (399)
- 典型的比例 (401)



- 赔也是下海 (403)
- 夫妻有道 (405)
- 好汉张治平 (408)
- 静说宽容 (411)
- 金庸放谈 (414)
- 我为我容 (416)
- 归去来 (418)
- 吉祥亦俗 (420)
- “奖”说 (422)
- 择订报刊 (424)
- 除夕联想 (426)
- 女妆极品 (428)
- 《梁实秋读书札记》读后 (431)
- 给李敖写情书 (433)
- 读《如云集》 (435)
- 共同的心愿 (437)
- 我心目中的贾平凹及其《江南行》 (440)
- 牛玉琴与陕北精神 (444)
- 路遥的话题是沉重的 (446)
- 告诫日本 (448)
- 与美国抗衡 (451)
- 架起承前启后的桥梁 (454)
- 文学需要负重而非宣言 (457)



狼后掌

1

郭有根的二小子海旺,是大晌午回来的。说是要接两位老人到城里住。狼后掌村便如伏里的马蜂窝,用棍子捅了。

海旺骑回来的摩托鲜红色,崭新的大洋 100,立在他家院门前春日翠叶婆娑的大槐树下,威武得威武着哩!人么,也就十来年光景,连小学都没毕业,走的时候还光光一个,单枪匹马,直为娶不下媳妇子犯愁怅。现在是什么气色,要啥有啥,连儿子都连着生了两个。在城里,他是外来人口,计划生育管得着吗?再说他又不怕罚款。不都是不愁没钱花!人你穷了少色没世的,寒酸着哩。这富了又是什么样子,什么成色?!

这不,起先是年轻人和小娃娃们围着摩托解眼馋,羡慕,嫉妒,称赞,直至对海旺举手投足的模仿,到后来的言听计从,听凭调遣。豁然间,海旺成了全村年轻人追随的领袖人物。说也难怪,全县最偏僻村落里出去的一个年轻人,不光在城里站住了脚,还把生意闹大了。牛皮是吹的么,谁



不服也吹一个出来看看。

尽管农忙，不一会儿，村里人还是聚满了他家的新宅院。

院子是前四五年才修建的，一式六孔，每孔有九米深，两孔两孔间有过洞，全部青石块砌成。虽说不是城里人单元楼房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那么分明，住人的一面火炕前依就安了木制的雕花暖隔，杏黄的水色一漆，住起来舒适，宽敞，亮堂。知道么，搁过去，这玩意只有地主老财才做得起。尤其是石砌的院墙和马牙石水刷门楼，着着实实一户大家宅院。说实话，修院墙盖门楼，这在狼后掌的历史上从没有过。自来都是在院子的硷畔前，或栽几颗树，或砌一溜低矮的石台，抑或拴条家犬，已是家居照看门户的最好屏障，即使被定为地主成份的何丰年家，当年也不过是黄土坝起来的墙，哪有过如此的气派？再说十几米宽的院子，石碾、石磨都是窑洞修建的同时安置的。海旺他爸说来，磨房里机器磨得面，碾得米，快倒是快，却脱不了一股难闻的石油味。石碾石磨是自家的，用着舒服，何况没有怪味，香喷喷的！你们以后压个钱钱、米面馍馍、年糕，滚点米什么的，不愿上磨房，来我家碾磨，好使着呢……听了海旺他爸长话一席，同村的老人点头连连，然后抬头再望望崭新漂亮的新窑，老人们的眼神里难免流露一丝丝酸涩，但嘴里却不由得夸海旺几句。海旺的父亲便抑住自己内心的喜悦，吸口旱烟说是不容易！权作对儿子的赞许。为这，海旺他妈还和老头子闹过回情绪：人家都夸咱娃有本事，就你阴着一张脸不说也夸几句。海旺的父亲脸一沉脱口便是：这你就有些妇人见识，自家的孩子能行不能行？别人夸才叫真！自家夸自家那叫称能，和盆中



的水一回事，让人一眼看到了底，浅！有意思吗？海旺他妈这才有些发噎，但仍然不服输地剜老头子一眼，径自低头去和面。

海旺的父母住了新窑中间的两孔，他哥一家三口住了右边的两孔，剩下左边的给海旺一家留着，权作他们回来时的行宫。

2

也许是受了郭海旺的影响，这些年村里不安份的年轻人多起来。

外面的世界很精采，外面的世界有作为，到外面去即能发财，外面遍地是金，到外面去即能荣归故里的观念形成，深深地诱惑着狼后掌村的年轻人。今个这家的小子外出打工，明个那家的女子进城当保姆，有走得更远的进了省城。有的甚至下了广东，到了海南。逢年过节，隔三差五，便有外出的儿女往回寄款或家来炫耀一番。于是，村里的年轻人所剩没有几个。到秋收，地里不是妇女娃娃，就是上年纪的老人，怪不得社会上要流传农村只剩了些“38601部队”。不有个“三八”妇女节吗？“38”自然是妇女们确切无误的代称，她们成了眼下农村种庄稼的主力军，如果说农村妇女们一年四季很辛苦，一点也不过份；“60”自然是说留在村里的老人们年事已高，劳动能力微弱；相当然“1”极言孩子们无劳动能力的小。

狼后掌，近千人的村子几乎没有多少强壮劳力在山山岭岭上奔波。



“海旺！”海旺妈叫海旺，让他拿糖散给娃娃们吃；他嫂子泼辣干练，不等他调遣，忙前忙后地端茶递水；他哥海盛老实巴脚，就知道蹲在灶前一个劲地添火烧水；他爸却圪蹴在碾盘上“叭嗒叭嗒”地抽着早烟“嘿嘿”地乐。因为是杂姓，过去村里何家同宗间有个三长两短的争执纠纷，连句公道话都不敢说的他，突然间由于二小子的出息，受全村何姓人家尊敬了，而且，家里聚了这么多人，能不乐么？！

此时此刻的海旺就潇洒得多，不停地给大家散烟，“凌霄塔”牌子，硬盒带嘴的，说是本地产的，有点象红塔山，一盒要一块几呢！而后，自己从另一个兜中掏出红山茶烟抽。

海旺，你爸你妈跟你城里住，这公安局不查户口找麻烦？一位上年纪的老汉搭讪着问。

没事，我已给他们申办了临时户口。听不来么，这口气让人羡慕。

公安局你人熟？

这还用说！说这话时他是一脸的自负。

嗨，人比人，活不成。我那不成气的儿女，什么时候也能混出个人模狗样来接我到城里住住。老汉说完一拍屁股走了。这话让许多在场的老者听了难受，年轻的人不舒服。

恰此时有人喊声村长来了！不等他们全家动身去迎，村长已踏进了院门。

村长，你来了？海旺明知故问一声，马上递上一支红山茶。披了一件显旧中山装的红旗村长接了问：怎么，接两



位老人到城里住?!海旺点点头。你还包那家旅店,再没捎带什么生意?全承村长你和城里那帮弟兄们照应,这旅社生意倒是越做越红火。哪的话,电影还是电视里学来的?蛮有水平。我能帮你什么!还不是靠你这颗转得快的脑瓜。生意能赚就好。有你这好儿子也该让老人享享清福。只是记着,大富了可别忘咱村子。哪能呢!说这话时海旺丢失了做生意时的精明,毫无理由地伸手搓起自己的脖胫,憨态十足,象换了个人。

怎么不能,天底下为富不仁的例子还少吗?村长身后村小学的东生老师插了话。

何校长,你也来啦!海旺赶快一边让座一边递上红山茶。东生,瘦高个,形象点的比喻是打枣棍子。一年四季总穿一身洗得发白了的中山装,最初的颜色已不可揣测。遇有红白喜事,才换件显旧了的西装上衣。今几个叫他校长实在是海旺抬举他。村小学满共两名教师,就他一人是公派的,不叫他校长叫谁?再说那位民办教师是个女的,还不是外人,是他老婆,谁跟谁么。

你现在是大能人么,荣归故里的时候我怎么不拜访拜访呢。东生觉得受了揶揄,毫不示弱。你看你这玩笑开的,我就是眼前有仨两个小钱,哪有你的文化吃香,靠得住,能吃得长远。一句话,我爱你的文化。

文化,现在文化还值钱吗?我小学的一个同班同学,也不知怎么搞得,学没再上一天,大专文凭倒是弄了一个,比我这中师毕业的还高了一截,文字水平天晓的。要说写文章办墙报,领料嘴上没毛的娃娃,实话跟你说,还得靠我们这茬酸先生哪。知道罢,文凭贬值啦!所以呀,漂亮话以后少提,我可是打心眼里爱你的钱哪!话说到这份儿上,院子



里的人“哄”地一下笑啦。海旺听出了话里的骨头，于是半开玩笑半当真：你真要爱钱呀，就跟我进城，给我当帐房先生，我不在旅社门前开了间烟酒门市？需要人！你去我付你高薪。怎么样，去吗？！

东生接过海旺再次递来的红山茶，酸溜溜地说：这么说，你是要我的知识当你这钱老板的雇用军？看看海旺点头，就说那怎么成，村里的娃娃们怎么办？！将来象你，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干别的什么，到时候也雇人？人群中起先是“哄”地笑声，笑到了中途大概嗅出了东生言语中的火药味，尽嘎然而止，一院的人只剩孩子们嚷嚷。海旺不由地脖胫一红，冲哄笑的人群：孙猴得了个弼马温，笑啥？！然后又对着东生，我说何校长，去不去由你，娃娃我能管得了么。你别话里带刺呀。海旺你真了？我这可是和你斗嘴开玩笑。你现在生意这么发达，我不往后还得你帮衬么。钱是好钱，只要是自己挣来的我能跟它有脾气，我不是自讨苦吃？再说我好凭无故地惹你干吗？你就好好地赚大钱吧！东生掂着了自已话语的份量，见好就收。这我知道。说是这么说，海旺脸上难掩不悦之色。

嘿，你俩到一块就这，非得来几句才过瘾。好了好了，到一块也该乐和乐和……

哎哟，听说海旺兄弟回来了，人在哪儿，让我看看哪——不等红旗村长的话音落地，私下里传说与海旺有染的狗平媳妇，废多了脂粉，嗙声嗙气，尽象一个将要粉墨登场的花旦，扭臀摔胯，吓得小孩子们直往娘怀里钻——即刻，满院的村人哑雀无声，行注目礼。海旺酱紫了脸色，一句话也没。正在奶孩子的海旺媳妇，将一把衣服给孩子断了奶塞入海盛媳妇怀中，旋风般扑出家门，发声喊骚货